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烦恼的大幕……

老范决定去庆祝丈母娘的六十大寿

周岚听得一头雾水:“咋的了?哥你说啥呢?刚才干啥去了?”“给人送钱包去了!”丁小婉说。老范接上:“给许大来……”“许大来是谁?”这回是两个女人同时问了。

老范欲从头说起,又发现这事还挺复杂:“得,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出门没带钱包,还怀疑人家偷了我的钱包,然后把人家的钱包给抢了!刚才我又还给人家了。”周岚一副无语的表情:“什么事呀!雷哥,你办事可真够雷的!”小婉问老范:“真了啦?没事了,你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老范保证。周岚看看没啥情况,就要上车:“哥,我走了。”“再坐会儿呗。”“不成,还有事呢。哥,我新开了家酒楼,马上就要开业了,开张你们去,给我捧捧场。雷哥你最好能把我妈也动员去!老太太那儿你比我好使!”“哎呀,老妹你老能干了。行了,包我身上,妥!”老范又不辞。

随着“滴”的一声喇叭鸣响,周岚的奥迪消失在小巷远处。老范也推着车作势出发:“行了领导,情况汇报完毕,我该上班去了。”小婉叫住正要上车的老范:“你今天得几点下班啊?”“领导你有指示?”“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啥日子?”老范愣了一下,随即一拍大腿,“知道了,刚才街上宣传了,世界人口日!”小婉急道:“什么世界人口日啊?!八竿子打不着!今天是我妈的什么日子?”

老范停顿了一下,忽然捶胸顿足:“哎呀!我这个不孝之子啊,咱妈这么重大的日子,我怎么给忘了?”说完推着车就要往院里走。小婉一拽车把:“你又不上班了?”“上啥班啊?丈母娘六十大寿,姑爷还上班,那不是没心没肺吗?那还有人人性吗?”小婉偷偷抿嘴一笑,问:“那单位那边你怎么办呢?”老范胸有成竹:“回头抽空给领导打个电话,他也是个孝子,能理解我一片爱心。”老范没上班,跟着小婉上班去了。小婉有两下子,自己操持着一个婚介所,愣给经营得不错,要不老范怎么尊称“领导”呢,那可不是空穴来风。老范一进门就咋咋呼呼找了两个员工到他身边来,几个人围着电脑鼓捣开了,电脑上一会冒出个叮叮咚咚的交响乐,一会冒出个滴滴嘟嘟的电子乐。小婉在一边想看个资料直头大,皱起眉头:“老范你怎么还不走呢?”老范干劲正高:“我啊,我想在咱妈的生日宴会上,给老人家朗诵一首诗,初步设计是选一首音乐,来个配乐诗朗诵,感人不?”

“你快点儿吧,我们还要工作呢!”“行,领导你过来扫一眼,给把把关。”小婉无奈地走过来,老范用颤抖的手攥着鼠标,伸出食指重重地敲了两下鼠标按键,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传出来:“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听得小婉直瞪眼:“你要把我妈送哪儿去?”老范挠头:“嗨,是不大妥啊,唉!咱换一首积极向上的!用《走进新时代》来配,这个音乐好,有寓意,让咱妈走进新时代,越活越年轻。”老范一边说一边又用手指头砸鼠标,连砸了好几下,砸出了个《走进新时代》来。

小婉说:“配乐诗朗诵,你这音乐不能是歌曲,得是纯音乐。”“对,咱找个抒情的来配一下。”老范再砸鼠标按键,不灵了:“哎,咋没有了呢?刚才还有呢。”他有点儿抓瞎,想鼓鼓捣捣不知道该动哪儿,就用双手拧歪着显示器左看右看,摆着大脑袋前后到处寻摸:“你找啥呢?那电脑后头也没有啊。”小婉看他那样又好气又好笑。“不是,我刚才挑出来的。”这时,过来一个员工在键盘上按了一个键,《二泉映月》立刻哀怨地响起。

“呀,来了。这个指定有效果,我配一下,你给审审。”老范调动情绪,很快随着音乐进入状态:“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啊,你委屈的小泪花有人给你擦,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妈妈,妈妈,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一番朗诵真称得上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把整个婚介所都震了。大家都被老范给带“入戏”了,一时没人说话。忽然门一响,进来个年轻妇女,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哗哗”给老范鼓掌。年轻妇女顿时就蒙了:“这是红地毯婚介所吗?”“是,是。您好,我能帮您什么忙?”小婉赶紧上去招呼:“你们刚才是欢迎客户?忒隆重了!”来人狐疑着。“嗯……我们一向对客户热情。”小婉掩饰着,回头冲老范使劲儿使眼色:还不赶紧散了!老范心有灵犀,拎起电瓶出门。刚在门口把电瓶放上车,老范的手机就叫了:“电话!电话!”



生财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对财富持有正见

我最喜欢问别人一道数学题,尽管我到了大学,就发现微积分简直是我的前世情敌,但在这道题上我所向披靡。您也不妨试试。

给您一块钱,假设它每天有10%的收益率,200天后是多少钱?一百万?一千万?我告诉您,是1.91亿。当然,每天获得像股票涨停板一样的收益是任何一个投资大师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段拉长到三十年呢?

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复利就是利滚利,把利润加本金再作为下一期的本金投下去,周而复始。想想杨白劳怎么被逼成那样,这是认识复利的反面教材。我还可以给您讲两个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小故事。1626年,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Peter Minuit花了大约24美元的珠子和饰物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现在的曼哈顿岛地区。到2000年,估计曼哈顿岛价值2.5万亿美元。

假如当时的印第安人懂得投资,使24美元能够达到平均7%的年复合收益率,那么,到374年后的2000年,他们可以重新买回曼哈顿岛。

下面来看第二个小故事。1492年,西班牙国王Ferdinand V及女王Isabella资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大约3万美元。哥伦布冒险向西航行70天后,到达加勒比海群岛,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

发现新大陆给当时的西班牙带来了精神上的成就感,但却使西班牙在2004年失去了价值16兆(16万亿)美元的财富!!!16兆美元几乎是2004年世界第一大美国全年的GDP总值!

对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是,越早开始,哪怕只是一笔小钱,然后稳健地而不是冒进地走下去,时间才是我们积聚财

富的阿基米德杠杆。

理财是一生的马拉松,我们不需要在刘翔的110米栏处叫停,然后去和别人比成绩。

另外,对财富要持有正见。我们不需表面上祝贺刚刚买了大房子的朋友,暗地里又希望他楼上的邻居家漏水;不需被那些高回报的发财机会诱惑,却发现不过是网络诈骗;不需要破罐破摔,认为这一辈子与财富无缘。

梦想≠理财目标?

什么是理财目标呢?

有人会说,我想住大房子,我想去夏威夷度假,我想开个书吧。

抱歉!这些都不是理财目标,只能算是愿望或者梦想。如果现实太过骨感,就会变成妄想!当然在成功学意义上,每天看着自己画的大房子,并狂呼十遍我一定要,也是有意义的,这就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了。

首先,理财目标要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其次,要有一个可实现的货币价值,也就是换算成真金白银。

比如说我想买套大房子,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对于理财目标而言,您需要具体到我希望五年后买一套一百万的房子。想开个书吧,也不能作为一个理财目标,它需要经过货币化,具体到我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来开这个书吧,比如时间是两年后,另外,我还要确定,在哪里开,要开多大的,租金多少,我月收入多少,启动资金是多少。林林总总,这下心里有数了。但是我现在的资产不能只做这一件事,还有正常的生活要过吧。那么,如果确定为两年实现愿望,我要保证多少的年化收益率呢?当然,时间越短,要求的收益率越高,如果您年化收益率的要求高得离谱,就只能放弃了,



多高算高呢?后面我会说到。然后您会清楚地知道,是一年才能开这个书吧呢,还是需要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把一个个目标写下来,您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饭是要一口口吃的,吃饭是需要方法的,卡了刺或是烫了噎了也不是不可能的。

排排队,分果果

资产算清楚了,理财目标也有了。您要做的就是以现在的家庭财产为起点,为了这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目标做一个资产配置的方案。

“资产配置”的概念并非诞生于现代。四百年前,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就忠告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也传达了“分散投资”的思想——在剧幕刚刚开场的时候,安东尼奥告诉他的老友,其实他并没有因为担心他的货物而忧愁:“不,相信我。感谢我的命运,我的买卖的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更不是倚赖着一处地方。我的全部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而受到影响,所以我的货物并不能使我忧愁。”

我们来看看资产配置的概念。资产配置是指投资者根据个别的情况和投资目标,把投资分配在不同种类的资产上,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及现金等,在获取理想回报之余,把风险减至最低。

02

惊悚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惊奇诡异、悬念迭出。

那一刻我真的崩溃了

几个人回坐下来的时候,都严重萎靡了,一连串的惊吓真的太消磨人的意志力。

我下意识又用手电照了一圈四周,

看了一遍四周,

突然,脑子又跳动了一下,又发现了一点异样。我一下蹦起来,手电再次反复照射,马上我就崩溃地意识到:陈落户竟然也不见了!

那一刻我真的崩溃了,当时在想什么,已经无法记忆,但恐惧是必然的,我们敲打着铁舱的

壁,发出刺耳的声音,大声呼叫,趴下来检查地板,本就凌乱的铁舱变得更加混乱,一直徒劳的折腾到我们筋疲力尽,副班长第一个停了下来,马在海抓着板寸头,颓然坐倒在椅子上。而我则头顶着墙壁,用力狠狠撞了一下。这里,难道有鬼不成?

三个人再也没有话,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这种过程没什么好记述的,那是一段长时间的大脑空白。不过,这样一段长时间的冷静与休息,却确实使我们的内心,慢慢地平缓了下来。我开始苦苦地回忆,当时哪怕是一点让我感觉不对的地方。可以说,那两个人失踪的时机,实在是太完美了,都是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地方之后发生的。

我叹了口气,心里有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荒唐念头,难道在这个铁舱里,只要你一走神,四周就会有人消失吗?刚

想到这里,我突然就发现我的四周居然真的是一片黑暗,我惊得一下站起身,伸手摸向空中,但随即两道亮光又突然在眼前亮起,我松了一口气就大怒,问:“你们在搞什么鬼?”

副班长马上解释说,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在一片漆黑的时候会打开,所以让关了手电找找。当时他说的时候我也关了手电,我以为我也在找。

我问他们有没有在黑暗中摸到什么?马在海摇头说没有。我们又重新坐下来聚到一起,我对他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要再有人不见,我们也能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绪又稳定了下来,我开始想,这两个人真就像鬼魅一样,怎么消失了?

我抬头看向四周,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铁舱在这里的意义,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就奇怪这铁舱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站了起来,看着四周的铁壁,突然有了个疑问:这铁舱的铁壁后面是什么?我也用手去触摸这个铁壁而不是去瞧它。不过我一摸上去,就感到所有的温度瞬间被吸走了。

太冷了!我意识到了不对,又把耳朵贴上去,此时副班长和马在海都非常诧异我的举动,问我怎么了?我举手让他别出声,因为这一贴上去,已经听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声音。一开始无法辨认那是什么,但随即我就知道了,那是水声,而且还是我熟悉的声音。

因为我家是渔民,我知道这种声音,是在吃水线下水流摩擦船壁的那种沉闷的“梭梭”声。这个发现是始料未及的,我又听了听,确实没错,是那种声音。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铁舱在机房的上方,我清楚地记得水面在我们脚下好几层的地方,铁舱的四周不可能有水。这里是水坝“背水面”,就算我们在躲避的过程中,水闸关闭蓄水,暗河水

位上升,水位也不可能漫上来这么高。

我把我的发现和他们说,他们也都趴上去听,马在海苦笑说:“难道我们现在在水下?”我愕然,此时想到了一件事情,我突然想起了这铁舱外面,是一块巨大的铁制墙壁。那就是说,显然这铁舱的装置,是独立于整个大坝混凝土结构的,这个铁舱是被一个巨大的四方铁盒子包起来的。天哪,我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心说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上面去。水坝里什么装置需要这样的东西?那太简单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种设备需要这样的铁皮外壳!

在某些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修建的大型水坝中,发电机组都处在水下十米左右的地方,这就需要一种特别的升降机来运送发电机组,很明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铁舱,可能就是焊接在这种巨大的升降机上的。

我们进入的时候,那块铁墙其实就是升降机的入口,我们进入了铁舱之后,其实就进入了那升降机的平台上。

想到这里,我茅塞顿开,难道在我们进入铁舱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启动了这台升降机?我们不知不觉,已经降到了大坝底层的水下了?如果真是这样,袁喜乐和陈落户的突然失踪,就有了一个合理解释了。

我的注意力投向了铁舱内的一个角落,那里是我们进来的那道门。照我刚才的想法,如果我们所在的铁舱已经沉入了大坝的底部,那外面就可能不是毒气了,袁喜乐和陈落户完全可以打开门出去。

马在海听了我的推论,马上摇头说不可能。这么大的东西如果真的下降过,这个铁舱里的人不可能没有感觉。袁喜乐又怎么能黑暗中找到门的位置,开门的声音我们却又没听到?

21

